

喜 马 拉 雅 之 梦

黄绵瑾 著
民族出版社

黄绵瑾 著
民族出版社

喜

马

拉

喜

马

雅

拉

雅

之

梦

之

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马拉雅之梦/黄绵瑾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6
ISBN 7-105-04520-5

I. 喜…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18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9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4.2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序 曲

可可西里大草原的鬼天气，说翻脸就翻脸。就说刚才，肖渡和马忠义他们正抓着糌粑吃午饭时，那毒毒的太阳，几乎要把大伙儿都快烘烤成了臭烘烘的大全羊，而到了这会儿，却不知从啥鬼地方忽地飘过来一大片乌云，在干燥的大漠里旋起几股连天接地般的龙卷风后，紧接着“噼哩啪啦”就打下来一阵密密匝匝的冰雹儿。幸亏这是在六月天，那些冰雹儿不过是一些蚕豆般大的软蛋子，若是换成了冬日里那亮晶晶硬邦邦的银弹儿，眼下在草原上正行进着的肖渡和马忠义他们，不被砸个半死也要被砸得个鼻青脸肿。

大风一阵紧似一阵，西南方向的岗底斯山那边，团团的乌云正往这可可西里大草原汹涌而来。云团越积越厚，而且越涌越低，有几团竟有如浓烟般扑向人们的头顶，似乎只要肖渡和马忠义他们愿意抬抬手，就能从中掏出把白花花的雪粒儿来。

“喂，娃子们，快到马肚子底下躲躲吧，不然这吃糌粑用的家伙就给砸扁啦！”走在前面带路的嘎尔玛老头尖起沙哑的声音喊道。

人们并不理睬他的叫喊，只是夹了夹胯下那欲要驻足停下来的坐骑，各自翻起棉大衣的领子严严实实地捂住了颈脖子，或是赶忙将一只挎包顶在脑袋上，挡住那肆无忌惮地倾泻下来的冰雹阵，默无声地任由着马儿驮着他们往东走去。

就在这时，走在最后的单一婵突然惊叫了起来：“哎呀，肖渡！你怎么啦？”

众人忙勒住马头回视身后，只见肖渡软软地从马背上滑了下来，一只脚尚挂在马镫里没有松出，而那马却仍拖拽着他的脑袋在雪地上磕碰着。马忠义迅即跳下自己的坐骑，狠命地将肖渡那马头上的牛皮缰绳死死地攥住，吁嘘着令那马儿停了下来。众人也慌忙滚下自己的马背，七手八脚地将肖渡的头托起，松出他挂在马镫里的那只左脚后，小心地将他放平于地上。这时，马忠义大声喊起来：“喂，哪个有风衣？快撑开来给他挡一下！”

“我有，来，快展开。”单一婵急忙从身上脱下自己那件紫罗兰色的风衣应道。

“肖啦，你这是咋啦？”嘎尔玛挤过来关切地问道。

“咋啦？今天一早来了个产妇，失血过多，我们的肖渡输了好多血呐……”

“啊，真该死！医院里那么多人，为啥偏要肖啦去输血咧？”嘎尔玛气气地骂道。

“嘿，咱们一个个都是 AB 血型，只有肖渡是 O 型血……”

“啊，姑娘，你快看看，肖啦是咋啦？”嘎尔玛有些紧张地问单一婵道。

“不要紧，嘎尔玛大叔，他是献过血后，没有得到休息就跟着我们一路颠簸……方才天气热，这会儿又冷得不行，这样冷热夹攻，身体抵抗不了，人就晕了过去。”单一婵一边给肖渡做着按摩一边答道。

“好，好，不要紧就好。”嘎尔玛应过，便缓缓地站起身，从

肩上取下那杆乌亮的叉子枪，倒提着，用手搭着凉棚，睁大惟一的那只右眼，迎着南边呼啸而来的大风雪艰难地走去，茫茫的雪雾渐渐地掩去了他单薄的身影。

雪野里，马匹在不住地打着颤，呼噜着鼻孔，摇动着长颈，将那股特有的膻膻的味儿向四下里弥漫开，呛得马忠义等人禁不住捂了鼻嘴皱起了眉头，心下竟就渐渐地生发出烦闷之气来。

不一会儿，旷野里“叭”地响了一枪，众人正惊愕时，迷蒙中只见嘎尔玛拖着一只尚在挣扎的羚羊走了过来。他将那羊子往地上一扔，旋即用脚踩住，一边麻利地从腰上抽出明晃晃的银质藏刀，“呱哒呱哒”地在自己身上的那件有如刮刀布似的老羊皮袄上蹭着，一边嗡声嗡气地命令众人道：“喂，你们，吭吭，哪个兔崽子有缸子没有？快拿出来给我接羊血！”

“我有。”黄牧应过，忙从军用挎包里取出缸子，走过去要递给嘎尔玛。

“就你接，我来动刀子。”嘎尔玛说着，手起刀落，瞄准那羚羊的心窝捅进去。待拔出，那鲜活的羊血就呈着一条优美的弧线迸射出来。一旁的黄牧眼明手快，及时地将那一注冒着热气的鲜血接进了缸子里。看看那缸子的血已渐满，嘎尔玛便将银刀和羊子往地下扔了，从黄牧手中端过那缸子，弯着腰端到肖渡的身旁，一边蹲下来一边说道：“肖啦，喝吧，这是新鲜羊血，好喝，大补咧。”已是清醒过来的肖渡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谢谢啦，嘎尔玛大叔，我眼下……实在没口味。”

“不行，你一定要喝，喝了就有劲，就有口味，要不你就永远要躺在这儿起不来了，快趁热喝了吧。”嘎尔玛颤动着嘴唇和下巴上的那撮山羊胡子劝道。

“喝吧，肖渡，这事儿这老头倒是说得不错。”马忠义大声地劝道，“你就快喝吧！”

众人听过马忠义的话，一边会心地笑着，一边七嘴八舌地劝

着肖渡快喝羊血。肖渡感到过意不去，便挣扎起身子，由单一婵扶住，从嘎尔玛手上接过那缸子，闭起眼睛，咬了咬牙，一口气将那缸羚羊血全都给灌了下去。

“好些了么？”跪在一旁护着的马忠义问道。

“你真是的，就是灵丹妙药也没这么快哩。”单一婵从衣袋里掏出手帕，一边擦着肖渡嘴角残留着的几缕血丝一边苦笑道。

“你没听这老头子说是大补么？”马忠义被说得也苦笑了起来，便就漫无目的地揶揄道。

“肖啦，你真不该献血！”嘎尔玛握住肖渡的手说。

“别这么说，大叔，不是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咧……再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肖渡摇了摇嘎尔玛的手道。

“我晓得……我是说……”

“不要说了，大叔，快赶路去地区吧，还等我们去学习呢。”肖渡软软地说过后，又感到一阵倦意袭来，便无力地闭起了眼睛不再做声。

嘎尔玛见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几颗泪珠从那只空眼窝里流出，忙从胸前掏出那块黑乎乎的羊毛手帕揩拭起来。

风还在刮，雹还在下，于灰蒙蒙的天地间交织出一张无穷大的白网。先前落下的冰雹已让滚热的草地化为了雪水，渐渐弥漫起来的雾气，白茫茫一片地将可可西里大草原整个儿给笼盖住了。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章 漫漫西行路	3
第二章 茫茫日光城	79
第三章 悠悠牧歌星	117
第四章 离离草原情	153
第五章 阴阴云变幻	203
第六章 沉沉噩梦惊	225
第七章 草草理残局	275
第八章 绵绵抒情怀	295
第九章 苦苦梦成真	337
尾 声	361
后 记	367

第一章

漫漫西行路

1

肖渡在列车上一路都是沉默寡言，然而心情却非常激动。特别是到达古城西安他的祖籍地时，想起古往今来那些恢宏而悲壮的沧桑人事，更是激动地浑身发颤。在短短的十分钟停车时间内，他抓机会到站台上散了散步，眼泪竟禁不住默默地涌了出来。

他不知道是在为古人哭还是在为今人哭，亦或是在为自己哭，因为这会儿他想起了已被造反派们迫害致死的父母亲。他的父亲肖晴川，是当年这陕西西安最高学府里的文科高材生，在和着成千上万的学生欢呼过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捉住了蒋介石后，便投笔从戎去了延安，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八路军。十四年后，肖晴川带着一支队伍打过长江来到江西南昌，转业到地方担任了省委宣传和文化部门的领导，遇到一个名叫单雄英的才女，两人因为有着相投的文学兴趣和共同语言，就结为伉俪，生下了一个男孩。为纪念那个难忘的渡江战役之夜，肖晴川便把这孩子起名为肖渡。

肖渡长到临近高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大地上迅猛掀起，他的父亲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不久就被造反派们迫害致死。他的母亲带着他下放到了井冈

山下的罗浮村里，不到一年便也在抑郁中含恨离开了人世，从此他成了孤儿。

灾难的相逼和打击并未压垮他，他也没因此而消沉下去，而是比过去更加坚强和成熟了起来。他用超过常人的体力劳动负荷，在生产队没日没夜地玩儿命干活，赢得了罗浮村全体贫下中农的信任，获得罗浮公社党委给予他“属可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的称赞和鉴定，继而被发展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其父母的影响，他也爱好文学艺术，并利用夜晚的一些休息时间，创作出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在井冈山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进而把他选拔推荐进了南昌师范大学的中文系读书深造。

三年过去后，就在他临近毕业时，江西省革委会接到国务院的一个通知，指示江西要派十六名大学毕业生去西藏支边。通知精神在南昌师范大学传达之后，他当即就呈交了志愿申请书。但有关部门一时不好批准，原因是他家的政治背景太复杂，父母的政治问题至今还没有什么结论，而西藏又是我国一个与众多国家交界的敏感地区，虽说他已是中共党员，但毕竟当时是作为某种扩大教育面的政治需要而被吸收进去的，不能与在本质上就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的子弟们划等号。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懑地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在一方白布上书录了鲁迅先生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两句诗，连同第二份申请书重又递了上去，这才获得了批准，因而得以有机会登上了这西行的列车，踏上了漫漫的赴藏支边之路。

“父亲……您再也回不到您的出生之地了，就让我代您看看这片土地吧……您死得太惨了……他们把您整死，还要把您沉入赣江，至今连遗体都无法找到，要不，我至少可以把您的骨灰带来，撒在这生您养您的八百里秦川大地上，让您的灵魂回归故里，然而我却无能为力……当年的秦始皇在这儿焚书坑儒，也还

能给人留下个囫囵全尸，……这到底是为什么啊？”肖渡心情沉重地踱着步子叹息道。

“肖渡哥，打铃了，快上车吧！”一个姑娘亲切而有力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响起。

“噢……上吧……”肖渡点点头应道。

称肖渡为哥哥的姑娘名叫单一婵，是来自洪都医学院的学生，毕业时本来已内定留校任教，可当她得知心爱的肖渡要报名去西藏支边时，遂放弃了留校的难得机会，毅然决定追随他一同前往。

“这可能是缘分！”单一婵心里经常这样道。肖渡下放的罗浮村，正是单一婵的老家，巧的是，他的母亲单雄英也正是这个罗浮村里的人。单一婵的父亲单雄苟与肖渡的母亲同辈，说起来，他们还应该是有着一层远房亲戚关系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单雄英病故后，肖渡成为孤儿时，作为罗浮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单雄苟，便暗地里做起了肖渡的保护人。

肖渡因为先前家里的经济条件尚好，使得才十八岁的他就长成个高挑而健壮的俊美男子，黑里透红的肤色，浓眉大眼国字脸，配着令人们羡慕的有如乒乓球运动员李富荣那样的秀美鼻子，这也使刚从高中毕业回到家里的单一婵见到他第一面后就爱上了他。

但他并没把心思往这方面想，而只考虑在劳动中怎样来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怎样用加倍的流血流汗来获取社会对自己政治上的认同，以期洗去因“黑五类子女”的政治黑锅所带给自己的种种耻辱。为此他谢绝了单一婵的那番好意，即使后来入党和上了大学，他也深知自己是属不能与那些所谓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划等号的另一种人，因而每当单一婵去师范大学找他提起此事时，他总是找借口有意识地加以回避。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不能害了这个美丽而纯洁的姑娘。

单一婵确实长得俊美。她比肖渡小一岁，中高身材，丰满结实，柳眉杏眼长条鼻，红扑扑的脸子上有两个大酒窝不算，小嘴的两角竟然比别的女子还要多出来两个小酒窝儿，又天生了一副雪白的碎牙，笑口一开，就像是天上的七仙女下凡到了这罗浮村，令不少前来提亲的人望而却步，一个个都自惭形秽地失望而去，甚至曾有一位官至上将的老司令员，从“牛棚”里出来重新恢复工作后，来到这井冈山旧地重游，在他当年打游击的罗浮村见过单一婵一面，竟也提出要把她带去北京做儿媳妇的事儿。至于前几年在医学院里，追求她的人就更多了。但她根本就不予理睬，因为她心下早就选中了一个人，他就是肖渡。

单一婵之所以对肖渡一往情深且紧追不舍，还跟他曾救过她一命有着重要关系。

那年，肖渡和他母亲被下放到这罗浮村不久，从南昌铁路中学又分了五个学生来这里插队落户。为便于进行教育和管理，大队支部书记单雄苟就把这六个知青编成一组，放在他所在的生产队里当了社员。罗浮村人多田少，土生土长的村人原本就没多少活儿可干，好在那会儿新修的从井冈山到韶山的公路和铁路上抽去了一些劳力，再就是到处兴建的纪念堂馆工地也调去了一些人，要不蹲在大田里窝工的人就会更多。单雄苟知道，他的这个生产队，往年在村里的工分值算是最高的，每十个工分大约可合到七角九分钱。而这次一下子就新增加了六个劳动力，如果再算上他的女儿单一婵就是七个，若是不想些办法增加经济收入，那么他的这个生产队到年底分红时，恐怕就要像别的生产队那样，每十个工分大约就只能合到三四角钱了。于是，他将这六个知青社员编成了一个副业组，规定他们在一年里，除了栽禾和割禾这两茬工夫要去队上帮衬一下外，平时他们的任务就是去山岭上采挖山珍和药材卖给国家，以此换回些钱来增加集体的收入，到年终时好保住分红的工分值不往下跌。

生性好动的单一婵不愿窝在田里，便提出也要加入到肖渡他们的副业组去。初时单雄苟不肯，后禁不住她的软缠硬磨，也就随了她的意。

肖渡在单雄苟的安排下担任了副业组的组长。他安排给单一婵的活儿是在知青点上做饭，但单一婵不肯，说是很愿意跟大家一起上山，热热闹闹地劳动才有意思。肖渡一开始时没有同意，说六个小伙子搭一个女孩子，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又说这上岭下峁的苦差事是个累活儿，女孩子根本就吃不消。单一婵便气嘟嘟地辩道：“有啥不方便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一样有女红军，也没听说有什么不方便的。虽说这上岭下峁是个累活儿，可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早就上惯了山爬惯了岭，比比，你还不一定能累得过我哩……再说，毛主席也讲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够做到。怎么样？你敢反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么？”肖渡被她说的没了办法，只得苦笑一声同意她上了山。

一日，单一婵跟着肖渡上了罗浮岭主峰，来到一处长满山苍籽树丛的悬崖边，山苍籽成熟后散发出的异样馨香，吸引得她迫不及待地就要走过去采摘。没想到一条被她惊动了的毒蛇吐了信子就向着她笔直地蹿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正在她身后的肖渡看见了，便急忙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用力将单一婵推到一边，单一婵算是躲过了这场灾难，但来不及闪开的肖渡，却被那迎面蹿过来的毒蛇在小腿肚上给狠狠地咬了一口。巨大的痛疼和方才冲过去的速度惯性，猛然间使肖渡没稳住脚就跌下了悬崖。幸亏有那蓬茂盛的山苍籽树柔韧的枝条给挡住而缓冲了一下，肖渡才没有被摔得个粉身碎骨。而那崖毕竟有两丈多高，且又突兀不平，将磕磕碰碰滚到崖底的肖渡给摔昏了过去。

惊魂未定的单一婵先是被吓得目瞪口呆，待清醒过来后，这才扯开喉咙“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声惊动了在附近的另几个知

青，他们寻声来到悬崖边，问过单一婵后，便赶忙从旁边抄了条近路下到崖底将肖渡救起。内中有一个懂得些医术的，从军用水壶里倒出些水给肖渡的伤口作了冲洗，撕一条布带在伤口处做了包扎，又从路边寻了些犁头草和半边莲草药，放在石头上捣碎敷了上去。做过这些紧急处理后，一伙人就轮流着连滚带爬地急忙把肖渡给搬下了山。

单一婵的父亲单雄苟知道这件事后，忙从外村请来了蛇医老郎中，见肖渡被折磨成了生命垂危的这般模样，脸色就铁青着一直没有做声，吓得单一婵和另几个知青抖抖地缩于一旁，半日也不敢透口粗气儿。直到见老郎中将肖渡小腿肚上被伤口吸得干裂了的草药饼子揭去，原先那肿得放出了红光的伤处，此时已皱起了难看的灰白色，又见那老郎中脸上现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欢喜表情，自己的喉咙里这才长长地呼出了一口大气。待那老郎中又给肖渡换过了一次药后，单雄苟见满不在乎的单一婵，竟又在一旁如小孩子样地跟几个知青嬉笑时，禁不住怒火中烧，扬起手狠狠地给了她一个大巴掌，直打得她眼冒金星，急忙跑回屋里，扑进她母亲尹水秀的怀里大哭了一场。然而正是这一巴掌，从此就把肖渡刻骨铭心地打进了她的心窝里……

火车无法正点行驶，在这年头已成了家常便饭的事儿。离开西安后，不出半天工夫，列车就又在无名小站上停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两个多钟头。此时已近深夜，车上的广播小喇叭也已停止了播音，因而大家也就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

肖渡借着西北高原上空黯淡的月色，只看得见一片荒凉而裸露的崇山峻岭的剪影。车站上惟一的那盏昏暗的白炽灯，正照着个穿得很破旧，留着一根大辫子的十六七岁的姑娘，此刻她提着几篮子苹果沿着站台在凄凄地叫卖着。

这情景忽地使肖渡想到，还在他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看完了巴金先生写的那部名叫《家》的长篇小说，深为书中那

个叫鸣凤的姑娘那悲惨的命运所打动，在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雨过天晴，大地上洪水泛滥，人们惊惶失措地四处奔走逃难。他来到一处怪石穿空的大江边，江心有一艘形状跟公共汽车一模一样的客轮停泊在那里，岸边则有座浮桥拐通到船上。正当他要走上浮桥去船上时，忽然见到桥栏杆边立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姑娘。他心下本能地感觉出：她就是鸣凤！一股怜爱之情立时就从他心底涌起，二话没说，拉起她的手就急忙往船上跑去。刚进到拥挤不堪的船舱内，那船便“呜呜”地启动，激起滔滔的排空浊浪，往陡峭的沿江两岸扑打开来……此刻，眼前的这个姑娘，那长相和衣装，就跟当初在梦中见到的那个鸣凤丫头一模一样，这不禁使他感慨万分，难受地叹出口气，摸了摸衣袋，向那个正走过他车边的姑娘无声地招了招手，取出十块钱的人民币递给了她。那姑娘先把装有四斤苹果的柳条篮子递了上来，又将另外的八块钱要找回给他。肖渡一边惊讶这里的苹果竟是如此便宜，一边忙将手中的那八块钱从车上扔下去给了她。那姑娘正待追赶，火车已经徐徐开动，肖渡趁机将身子缩进车厢内躲着，闭着眼睛，不忍再看那姑娘挥动着手在车窗外追寻他的那个样子。

这情景让单一婵从头到尾地看了个真切，她很感动，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然而却不知怎么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列车进入连绵不断的祁连山地带时，天空方才光亮起来，塞外荒原的景物枯燥无味地映满了众人的眼帘。铁路两旁人烟稀少，收割过后的土地空荡荡再没见种上什么作物，田头、地角和荒野，贫瘠的土地上只长着些枯黄而稀疏的茅草。几只矮小的黑白山羊驻足于其间，缩探着可怜的小脑袋，有如鸡啄米似地在寻着可吃的东西填塞肚子。山野空旷无遮，巍峨而裸露的峰峦，呈现出淡淡的有如石灰岩般的灰青色，只有不多的几棵小树点缀于山洼里，给人以一种这方土地上生命力虽冷寂但顽强之感。偶尔遇到三两个瘦高的汉子，尽都是于脑袋上捂了顶有如医生戴的那